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贴耳"不愿意张嘴,一张嘴,就走漏了风声。他的那颗门牙一直空缺着,好像少了一扇门,成了黑乎乎的洞。 他说,空缺,非得补吗?

呵呵,想想也是。留一点缺陷,时刻提醒自己,珍惜眼前,珍惜福报。一旦补全了,补满了,还真自以为是了。 有多少人,栽在了自以为是的假相上。

闲来无事会无缘由地想起他。想起他,就想起他耳朵贴着管路的作业姿势

## "贴耳"的职业相

那天雪大。空旷的四野白茫茫, 检修大院白茫茫。大雪一层一层覆盖 下来,雪下来,天应该透亮了,可依旧 不依不饶,沉得吓人,黑着脸,像一张 硕大无比的锅底反扣在空中。在深不 见底的黑暗中,散落着白色的雪花,是 白色堆积的黑吗?而且大把大把地, 毫不吝惜地撒下来,成了细小的盐粒, 风用力卷,打在蓝色的卷帘门上,打在 玻璃上,打在衣服上沙沙响。整整一 天,白了原野,白了铁道线,白了检修 大院,白了视线。

站修车间的卷帘门关闭得并不严 实。风顺着门缝,把雪这个不速之客 送进门里面,堆积着,有了棱角,有了 风凛。那是风在雪上留下的足迹。大 门上有扇高槛的小门方便进进出出。 我推开小门的一瞬间,等待多时的风, 鱼贯而入。门的手把瞬间从手中脱 出,"咣当"一声闪了出去,摔打在了白 墙上。与其说是我走进站修大库的, 不如说是急不可待的风雪把我拥进大

·个趔趄,还没站稳,就看见一个 灰突突的身影,歪着脑袋,耳朵贴在车 帮上正在听着什么。这动作,这姿态 让人匪夷所思,他听什么呢? 几节连

挂的车厢,好似几个手拉手的庞然大 物,静静地停放在检修线上。他听得 很认真,是一种沉浸、忘我。对于我这 个不请自来之人根本就视而不见。我 也蹲下来学着他的样子,屏住呼吸用 力听。可是,什么也没听见,唯一能感 受到的,是阵阵寒凉从铁的内心向肌 肤涌来,势不可挡。

但,他听得入神,煞有介事的样子 很滑稽,难道车厢里真的有什么秘 密?这不得不使我这个门外汉产生了

他边听边往前走,我就小碎步跟 在他屁股后面,保持不远不近的距 离。直到他猛然间起身回头,发现高 出他一头的我就站在他身后,吓了一 大跳,冷不丁一句:"啥时候站在我身 后的!"然后直拍胸口,顺气。

他看我一身板儿板儿的,眼里有 了客气。再无多言,可能是我真的吓 到了他,他去了里屋,后来我才知道那 是主任办公室,他是"通风报信"去了, 家里来客人了。车间主任接待了我, 说明来意,他才打消了顾虑

因为我心中的疑惑一直未解开, 想着问问这位小师傅,他刚才作业的 姿势怎么那么奇怪。

经过短暂的接触,我知道了他叫 周海涛,很随和的人,是一个当过兵的 退伍军人。

那颗门牙,是当兵训练造成的伤 害,也是他的标志性建筑,让他吃了不 少的"亏",很显老。

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 成了他的"跟屁虫"。我发现,他把中 医的"闻"术,发挥到了极致,他就凭借 着一只耳朵来查找漏泄故障的。管路 在哪,他耳朵在哪。管路向车底里面 弯了,他就把头探进去。管路向外了, 向下了,他就再探出身来,在车底下钻 来钻去,头也向下,不管怎么变,耳朵 始终贴着风的管路。有时候耳朵会贴 上风管,被刺骨的风管"蛰"一下。即 便是蛰到了,也耐着性子,细细听,因 为发现了丝丝声响,风随时会吹响漏 泄故障的号角。

我看见他的耳朵上有灰。制动组 的工友因为在车底下作业,个个都是 黑脸的包公,而他还多了一个地方黑, 耳朵黑

我叫他"贴耳",他很高兴,说比起 绰号"小米粥(周)"来说,好听多了。 小孩子骂豁牙子有句顺口溜:豁牙子 -溜沟,喝粥往里抽!相比之下,"贴 耳",毕竟体现的是敬业精神。

回想起我写过的近百个平凡的 "小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许 相貌和所遇见的方式太特别吧。

有时候我就想,人走了,不再相见 了,但他的影子依然鲜活在另一个人 的思绪里,依然深深扎根于别人的内 心,保存了自己那普通的相貌、年龄、 个头,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耳朵贴 着管路的职业相。

只有内心的清净恒定,才能在工 作中长久地保持一个样子,可以说是 一种无我的大姿态。其实,不是没他 不行,可就是这么一个在检修设备、在 故障面前,永远是低头"贴耳"的人,对 工作锱铢必较、认真负责的人,才让我 不能忘却,又时时想起。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哪怕再 平凡、再卑微。

这是我写"小人物"的初心,更好 的发现和认清,其实是生活的一种乐 趣所在。有了新发现,就有了乐趣,纸 上就有了把盏言欢的酣畅淋漓,像饥 渴的鱼遇见了水,尾巴扑扑棱棱地几 下就有了生机,有了色彩。

"贴耳"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我好像看见"贴耳"瘪着嘴儿笑, 点了点头。

□胡笑梅

简评梁小九小说《马迭尔拾遗录

梁小九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家,他 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追求突破传 统,突破自我书写范式。

中篇小说《马迭尔拾遗录》(大益文学 书系第22辑)就是一部"有意味的"文本实 验,可圈可点。文本以小说为主要体裁,辅 之以戏剧剧本、书信、口述笔录、档案资料 等多种样式。时而有意拉开读者与文本的 距离,让读者清醒意识到自己在阅读一个 虚构的故事;时而诱导读者沉浸其中,情不 自禁参与脑补故事情节和推理事件的真 伪,获得一种文本之外的、犹如穿越迷宫 的、惊险刺激的阅读体验和思想启迪。

小说从俄罗斯风情的大教堂起笔,交 代了哈尔滨的历史,和后文处处巧妙呼应 奠定了城与人百年孤独的深远意味。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不同的时空 里,我们既是主角又是配角。小说叙述时 间的自然切换,如同戏剧场次的按序更迭 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毫无违和之感。

小说中,山达尔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见证了哈尔滨近百年的历史,关于他的身 世、经历、传闻,自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成了一个有待揭开的谜底,引人入 胜。至于,山达尔后续的口述笔录和信件, 虽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似真实无 疑,但时隔久远,加之年迈体弱,怎么能够 保证山达尔的记忆和回忆准确无误呢? 而 且,幸存者只有山达尔一个,很多事情死无 对证,只听山达尔一家之言,未免有失偏颇 与公允,但作为一种推测和解读,亦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

但接下来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正当"我"和老叔觉得接近真相的时 候,学姐告诉"我",经过权威论证那封信是 伪造的,那么,我们之前所有的追踪和努力 都成了徒劳。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执 念深重,非要分出是非黑白善恶所以然来, 但是,往往终其一生,也无法了解某些历史 或人性的真相——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虽 然有点荒唐和不可思议。就像文本中,老 叔认为,梵高真正了不起的是画海边小男 孩的那幅作品,因为它是一幅未完成的作 品。因为未完成,永远无解,才有巨大的想 象空间,也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处理,也颇有戏剧效 果。文本中,驴三件的老板大疤瘌,形貌丑 陋,凶神恶煞,想象力非常丰富,常常捕风捉 影,善于添油加醋,又口无遮拦。他对山达 尔经历的娓娓叙说,如"这老家伙年轻那会 儿,在哈尔滨管过外国妓院,他有一个日俄 混血的朋友,就是妓院幕后老板,甩手让他 管,所有洋妞都归他摆弄",既有好事者的猜 测,也有同性的羡慕嫉妒恨。但,当山达尔 摔跤卧床之后,外表粗粝的大疤瘌,竟然能 够像伺候瘫痪多年的老爹一样,伺候屎伺候 尿,其内心的柔善,一如他所哼唱的:"满嘴 喷粪的流氓,也可能是一个热心肠……"好 一个卡西莫多!

在小说语言上,作家一边阐释意义,一 边又消解意义,二者的错位或者相撞,又产 生了一种新的意义。《马迭尔拾遗录》风趣 鲜活的表达,不仅是东北方言的本色使然, 更是梁小九幽默诙谐的叙述风格的体现。 例如,小说用一个中学生的口吻写道:"同 学小申就上过当,买回去一条小黑狗,一洗 澡变成了一条土黄狗"与"我再去他家,看 见一条长毛大狗,眼睛泪糊着,我问这是那 条玛尔济斯吗?没等我老叔说话,我妹抢 着说,他被人骗了。我老叔说不是被骗,是 让我老婶儿给喂串了。"让人忍俊不禁,会 心莞尔。就这样,梁小九用类似金庸小说 中的化骨绵掌,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将原本 有些严肃沉重的主题,在插科打诨之中,轻 松消解

就《马迭尔拾遗录》而言,无疑是一次 时髦而大胆的文本创新,且意味深远。老 叔的剧本没头没尾,"我"和学姐的爱情有 头没尾,山达尔的故事不了了之,马迭尔绑 架案也悬而未决……但,这有什么关系 呢? 老叔说:"有时候你不觉得较真特别没 劲吗?"学姐说:"什么事情都别想得那么完 美,像你老叔一样活着,挺好。"如果烟火生 活中,真有所谓"完美"的话,那一定是用

"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不完美"的人和事。

些 声

沉睡中的 老家最先是被 一只公鸡,继而是 群公鸡唤醒的。公鸡是散 放的,芦花,大红冠子像流了

血,站在一截土墙上,躬身,引 颈,冲着晨曦微露的东方,先是尝试 性的一嗓子,接着是使尽浑身力气的一 记长鸣。随之,周边一些蠢蠢欲动的公 鸡们也心有灵犀地群起响应起来,应和 成了一片鸡鸣的海洋,潮起潮落中,天 光就一点点大亮了。

这时候,镇上两个卖豆腐的人也闪 亮登场了。两个人一个住在南街,一个 住在北街,分属两个村。一个驱驴车, 一个赶马车。两个人很少越界,各自在 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泾渭分明地吆喝 着。两个人的吆喝也是不一样的,南街 的岁数稍长一些,身子有些佝偻,像一 只煮熟的虾,即便脖子抻得很长,喊起 来仍显得有气无力。"豆——腐","豆" 字倒是铿锵有力,但刚一出口,似乎就 被风吹断了,后面紧跟着的"腐"仿佛是 从下牙和上唇之间不经意摩擦出来的, 短促、低弱得可以忽略不计。即便这 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豆"字就足以证明 他的存在了。北街的年轻一些,短短的 身材很壮实,典型的车轴汉子,从这样 的身子骨里迸发出来的声音,是与众不 同的。"豆——腐——",两个字一个一

个砸在地上,掷地 有声。但不同于南街的是,他的"腐"发 出的音并不是"腐",而是"发"。一开始 人们觉得很好奇,可时间一久,也就习

两个卖豆腐的声音,在一浪浪如潮 的鸡鸣里,却能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 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至此,睡眼 惺忪的老家彻彻底底被唤醒了,不管你 真的是圆睁二目醒了,还是裹着一床被 子一直假寐着。

炊烟渐次升起,大街小巷担着水桶 担水的,拎着搪瓷盆子一边走着一边簸 着黄豆换豆腐的,放牛的放马的放猪 的,孩子哭老婆叫的。还有生产队场院 里人的吆喝,马的嘶鸣,石头滚子匍匐 在地上发出平平仄仄的钝响。最悦耳 的,莫过于车老板儿们那些在空中 飞扬的鞭梢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带着 美妙而坚决的弧线,一声声清脆地在老 家的上空炸响。

老家顿时沸腾起来了。

那些走街串巷叫卖针头线脑的、锔 锅锔缸的、磨剪子戗菜刀的,几乎都是外 乡人。细心的人还会发现那些人的脑袋 大都奇形怪状,前奔儿头后勺子,典型的 南方人。因此他们的吆喝声也是另类 的,曲里拐弯,绵软悠长。这几类南腔北 调当中,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磨剪子嘞 戗菜刀"的吆喝了,因为这一声吆喝粗 声大嗓直来直去,会让人们自然而然地 联想起《红灯记》里那个浓眉大眼、一身 正气的地下交通员来。林林总总的声 掺杂进了异乡的、 正义的声音,老家自然 就英雄起来、高大起来了。 老家最难听的声音,就是白事。

哪家老人去世了,人们第一时间听到的 便是撕心裂肺的一声哭喊,哭是悲痛 的,喊是震惊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成 了另一种锥心刺骨的腔调了。死者长 眠,脚下集聚了一堆人,神情肃穆,披麻 带孝,或老伴或儿女或兄弟姐妹或侄男 外女,一边哭一边说,哭得悲切,说得痛 骨,有歌颂有咒骂也有追悔。死者一点 点栩栩如生起来,一旁的人不禁念及起 死者的好,受了感染,也抖着肩膀抽抽 嗒嗒。这时几只古铜色的喇叭也扯开 嗓子呜咽起来,《大出殡》了,《哭五更》 了,《小寡妇上坟》了,凄厉的小调儿,犹 如一把把滴血的刀子,生生地戳人的心 窝子、泪窝子。喇叭的呜咽,人的哭嚎、 抽泣,各色高中低音悲怆地杂糅在一 起,老家萎靡地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深渊 之中,久久难以自拔。

而红事则是老家最好听的声音了, 那也是老家的盛大节日。南街北街张 三李四家嫁闺女娶媳妇了,老家立马就 喧闹起来了。还没等主人家吩咐,支客 的、烧火的、做饭的、跑腿的便纷至沓 来。随着支客的一声接一声令下,大家 有条不紊地各就各位,之后便是零乱的 脚步声、嘈杂的吵嚷声、猪被捅刀子的 哀嚎声、井水倒进大缸里的咕咚声、铁 击铁锅 的叮当声、 柴草燃烧的噼啪 声、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接二连三 地响成了一片。

红事当然少不了那 几个喇叭匠子,他们早早 就赶过来了,有时主人家赏 几个钱,有时供几顿小酒。乡 里乡亲的,他们图的不是这些, 图的是热闹,图的是展示,图的是 几只喇叭的久别重逢。

那些天,几只饱满如月的喇 叭一直酒红着脸,鼓着腮帮子,嘴 里变幻莫测着一只又一只欢快的曲 子——《步步高》《喜洋洋》《花好月 圆》……那曲子犹如一股股涓涓细 流,在老家的大街小巷畅快地流淌 着、冲撞着,渐渐汇成了河,汇成了 江,汇成了海,简直要把老家吞没了。 而老家呢,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一下 子乱了方寸,头重脚轻地被一浪一浪的 幸福掀上了云朵, 掀上了天。

## 村东头儿的房子

间房,是我的家。在村里挺有名 儿。那次盖房的经历,很有些传奇。 那年冬天,我们小队会计来我 家,说大队同意在村东头儿前街再 拉一趟街,问我去不去那儿盖房 子。当时我的房子才盖上三年,手 里又没钱,就说等等吧。后来不到 三年功夫,前街就添了五户人家。 那时女儿也到生产队干活两三年 了,我住村西头儿第二家,生产队在

大肥猪,手上还有几百块钱,就起了

村东头儿那幢青水泥瓦盖的三

地,地势也太洼。舅丈人说我去看看,

我就找大队量了房场。量完的第 上天我去生产队找了三辆马车,拉土垫 房基地,又找几个人边拉边平,然后用 自己家的牛踹硬了底再往上铺,这样一

了,明天让你表弟把拖拉机开来再压一 下就可以了。第二天晚上表弟把拖拉 机开来,压了大半宿,压得很好,房基地

出了北安火车站,碰到年龄大一点 儿的男士,我就问句林场的事儿,都说 "没听说"或者"不知道",一直走到北安 十字街口也没什么准信儿。我顺着路 往东走,太阳下山时走到东门,看见几 个长者在那里闲谈,我连忙走上去问, 老哥哥们,你们知道北安林场吗? 其中 一个长者说,你就顺着这条道走,大约 走出20多里,就能看到一大片林地。就

我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 谢过他 们,我又走了大概两个小时,果然看见 一片林地,林地路那边的屋子里都亮着

我一进屋,一个老者就问,你找 谁?我说明了来意,屋里那些人说他就 是我们的书记,有事儿和他谈。他说小 伙子,你来得不巧,今年的指标儿卖完 了。我就开始诉苦,说家里如何困难, 说人家都说你们林场木材好,我盖一个 三间房用不了多少,你就当照顾一下困 难户吧。说得他心软了,说明天你跟我 去林业局,让林业局再批点指标,应该 能成。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他一起坐上 公交车去了林业局。林业局长又给林 场批了50米木材。出了林业局,我说咱 俩找个地方吃顿饭,他说不用,坐车一 他长着。

转天吃过早饭,他就带着工人出发 了。临出发时他告诉我不准去,那里危 险。不到中午人就回来了。吃完午饭, 他给我找了一把小搂锯、一把斧子,让 我自己去处理枝杈。他说,不急,今天 弄不完明天再干。处理完枝杈,林场打 头的带着工人帮我往路边抬,准备装 车,把一双新买的皮鞋扎了好几个洞。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双新的,他说没事 儿,还能穿。我把身上穿的退伍时从部 队带回来的军大衣留给他做个纪念。

等方长荣带着车来,往回走时天就 黑了。过了海伦,我在车上就觉得忽悠 一下,车也停了,就听方长荣喊,赶快下 车。我下了车一看,可不得了啦,车头 悬在断桥上,幸亏拉的木头长,把车坠 住了,才没有完全掉下去。现在想起 来,我们都是捡了一条命啊。

在大家的一齐努力下,一个一面青 水泥瓦盖的三间房建成了。在这个房 子里,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如今孙 女读了博士,孙子也快硕士毕业了。

东头儿,一早一晚来回走很不安全, 加之孩子长大了,一铺炕也挤不下 了。那年我卖出了两头400多斤的

盖新房的念头。

到那儿一看,只剩下最东边一块空 看后他说地势洼了点儿,可以往高垫, 这是这趟街把头儿一个房子,多好!

天就垫起了一米多高。舅丈人说,行

算是完成了。

听人说北安林场卖木材,质量好价 格又便宜,我决定去看看。姐夫的表哥 方长荣说那就给他也买几棵柁材,我们 两家的木材,他找车往回运。我想这是 好事儿,不然从北安到望奎光车费至少 要四五百元。

是你只能走着去了,现在没车了。

会儿就到家了。路上我和他研究我需 要什么木材,我说要两棵粗一点儿的, 回家打门窗用,12棵柁材,12米长的,再 要四根果杆子就行。他说这点木材在 我这儿不算啥,我给你挑好的,差的让

更多内容:

请关<sup>‡</sup>

注妙

道